

# 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

——以《李娃傳》的分析爲中心

妹尾達彦

## 前言

衆所周知，從唐代後期到宋代的中國社會，以城市化的發展爲中心，貨幣經濟開始向各方面滲透，商業規模擴大，商業組織日趨複雜化。其結果增強了人材和物資的交流，促進了地方勢力的抬頭和庶民階層的興起。(一)隨之，在流通較發達的城市中，出現了各具特色的庶民文化，特別是唐代的長安，人口已達一百萬，城市文化更是紛繁多彩。(二)

長安是皇帝和達官顯宦居住的政治首都，是國家儀禮、官僚機構的集中地。在這裏，舊有的傳統思想和最新的學術、文藝相交織，整個城市頗具活力。當然，這裏也是遙遠的西域服裝款式、食物、音樂等文化得以迅速傳播的地方，規模宏大的宮殿、寺院道觀以及各具匠心的邸宅鱗次櫛比，這裏同時也是品質優良的工藝品及陶瓷器大量生產的藝術中心。在這個城市裏，以擁有龐大的非官方的市民人口，以作爲國都聚積着全國的商業財富，以生活着不同出生地和不同身份階層的人們的日常交往爲背景，自開元、天寶年間以來，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民間文藝和技能，並得到了發展。(三)

長安城市文化的發達跟長安城社會結構的轉變有關。高宗龍朔二年（六六二）在長安城東北建造了大明宮，玄宗開元二年（七一四）在街東又興建了興慶宮等新宮殿。大規模的土木建設，使城市人口更趨膨脹，工商業日益活躍。唐代後期，原來的坊市制城市規劃遭到破壞，左右對稱的坊市式居住區被打亂。沿着東西走向的交通幹綫，形成了街東高地的官僚居住區、街西低地的庶民居住區。位於街東官僚區中心的東市，其周圍是鬧市區，密集着情報、金融機關等，是長安的市中心，也是產生精美工藝品和文藝作品的搖籃。〔四〕而街西以西市為中心，是西域人街和貧民區，賤民和漢人商人亦聚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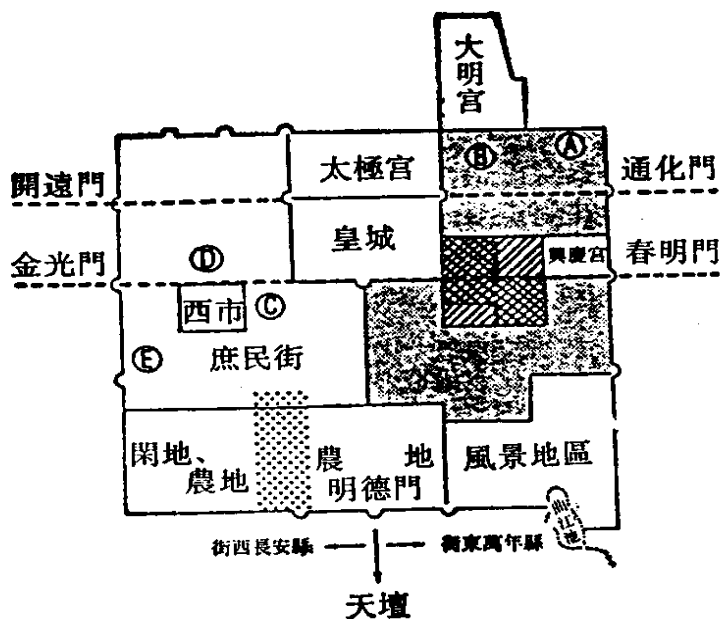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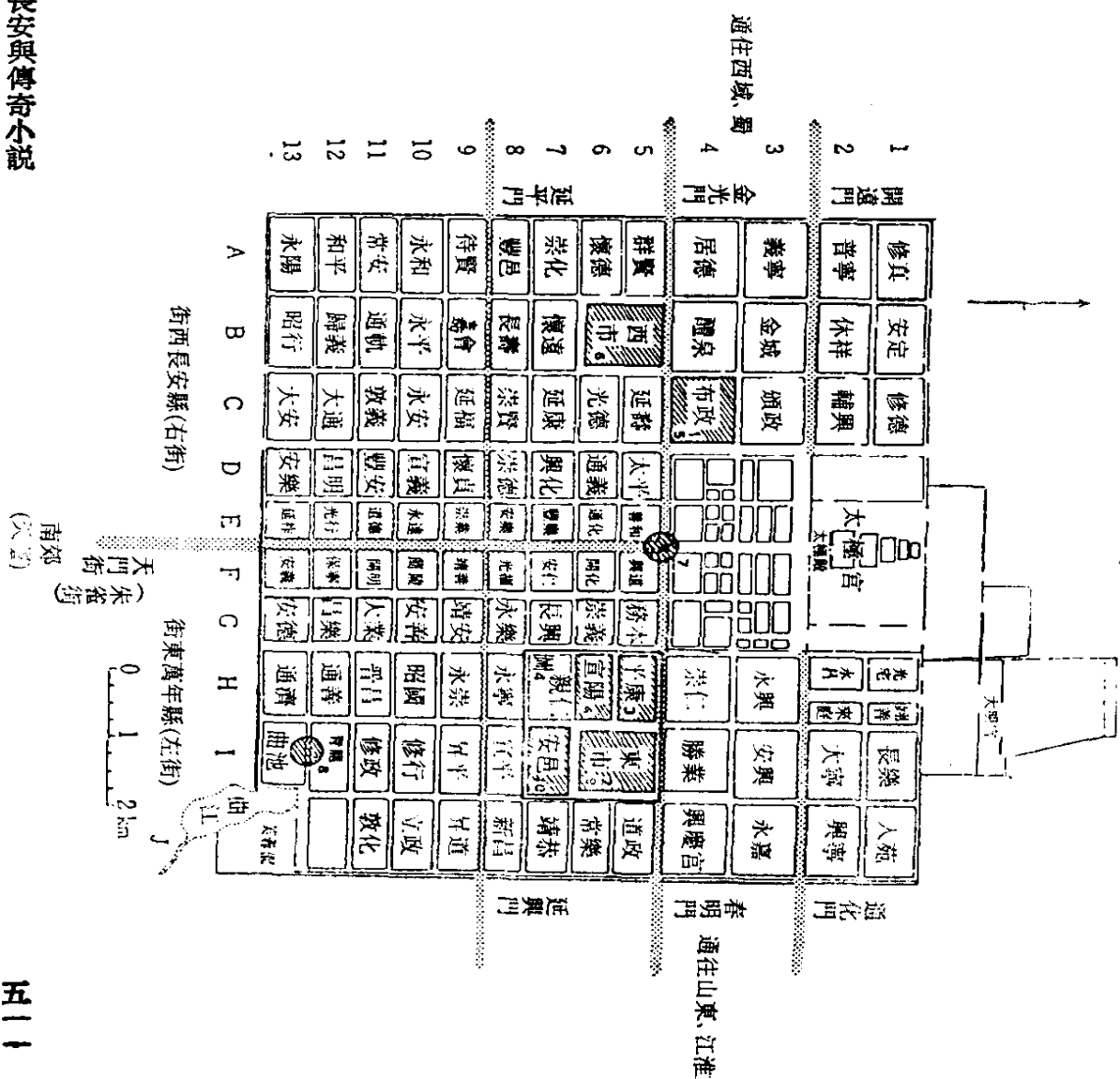


圖1 唐代後半期的長安地區分布

此，庶民文化盛行。居住區的機能明顯分化。上述內容可通過圖1來表示。〔五〕

圖2 唐長安城及《李娃傳》的舞臺



图例

……陸路幹綫



官僚街



市中心（以鬧市區為中心的商業、金融、情報機關的集中地）



鬧市區（東市、平康坊、崇仁坊）



別墅地（為居住在街東的達官所有）

① 諸王居住地

② 官宦居住地

③ 街西官僚、富商居住區

④ 西域人居住地

⑤ 下層市民聚居地（從事葬儀者、客戶坊？）

注(1) 圖中斜綫坊市表示《李娃傳》在長安城內的舞臺分布，

另外，坊市中標明的小數字代表故事場面的先後順序，

一并參照表1《故事的情節與長安的街道》。

(2) 坊名參照韋述的《兩京新記》、宋敏求的《長安志》、徐松

的《唐兩京城坊攷》等，是元和年間（八〇六——八二

〇）以後坊市的狀況。但城內東南部（J10—12）諸坊

名稱，部分不詳。

(3) E<sub>1</sub>為善和坊，E<sub>2</sub>為通化坊，是根據福山敏男的《校注兩

京新記卷三及解說》（本文注〔三〕）一七四——一七五

頁）及黃永年的《唐長安城內兩個缺失的坊名考》（《西

安今古》試刊第一期，一九八四年）的研究而定的。

(4) 將街西第五街修真坊坊名的位置用A<sub>1</sub>表示的方法，依

據平岡武夫、今井清編《長安和洛陽（索引）》（京都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五六年）。

參閱指聯結城內外的陸路幹綫（東西走向的幹綫是經濟動脈，南

北貫通的天門街是象徵國家儀禮的軸綫）。

長安城市結構的變化，在九世紀初以長安為題

材的小說中也有體現。本文試通過對傳奇小說《李

娃傳》（《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所收）的分析，具體揭示長安城市結構的變化，同時兼顧分析當時長安的庶民文化。〔六〕

# 一

《李娃傳》中出現的長安街道名稱頗多，且與故事有緊密的聯繫。它們在長安城市中的分布，如下圖所示（參照圖2）。〔七〕

玄宗天寶年間，常州刺史鄭某的兩個頗有名氣的秀才兒子到長安趕考，宿泊於布政坊（街西）一旅店。某日，去東市（街東）遊逛。歸途從平康坊（街東）東門轉進坊內，順便去坊西南訪友。經過鳴珂曲時，偶遇妓女李娃。男主人公一見鍾情，返回布政坊旅店，攜帶大量錢財再訪李娃宅，終得同居。連日宴會、遊蕩，不久囊空如洗。男主人公與李娃同往參詣授子神（竹林神），李娃在其鵠母和姨媽的策劃下，與男主人公在宣陽坊北門東分手，男主人公尋之再三不見，怏怏而返布政坊旅店。

男主人公悲傷之餘，大病。店主怕其死於店中，將他棄之於西市（街西）凶肆（葬儀街）。〔八〕但經過那裏的人的精心照料，病情漸癒。男主人公遂習葬儀挽歌，終成京城第一歌手。當時，長安東西兩市經常舉辦競賽，東市凶肆常以葬儀道具之精美取勝，但挽歌却比不上西肆。於是，東市凶肆老板以二萬錢重金將男主人公秘密聘走。

兩肆在天門街（東西兩街的中央）比賽，敗者支付宴會費用。一時長安城中觀眾雲集，東市凶肆因

男主人公的挽歌大獲全勝。觀客中恰恰出現了進京的男主人公之父親，父子相遇。

男主人公之父憤恨其子忘掉初衷，玷污家門，將其帶到曲江池和杏園附近（街東南部），用馬鞭狠狠抽打。凶肆人趕來，發現男主人公僅存一息，即便帶回東市凶肆，身體也無法恢復，遂棄之不顧。男主人公拖着膿爛之軀，沿東市和街東住宅區乞食。大雪中，行至安邑坊（街東）一家門前，飢寒交迫，幾乎倒斃。不意此處正是李娃的宅第。李娃聞丐聲甚疑，急奔出，視之果其人，遂以繡襦裹起倒伏的男主人公。

其後，李娃在安邑坊北隅借一新居，兩人再度一起生活。在李娃的精心照料和獻身幫助下，男主人公中明經科，在天子親臨考試的制科榜上有名，榮任成都府參軍。恰巧遇上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的父親，其父終允其與李娃成婚，後子孫、親屬皆榮。

前人已就《李娃傳》與長安市結構的關係作了論述。<sup>〔九〕</sup>如下表所示，故事以整個長安為舞臺，以街道為背景貫通全篇。男主人公從動身趕考到結婚，整個情節與街道的對應關係如下（見下頁）：

首先，男主人公從正在開發中的江南要衝常州攜帶大量金錢，<sup>〔三〕</sup>意氣揚揚地向國都長安進發（出發），投宿布政坊（C）（投宿）。布政坊位於西市的東北、皇城的西南（圖2斜線部分），兩側有通向城外的交通幹線，坊內有南北走向的水渠，屬於街西一等地段。此坊西鄰西域人居住區，西南隅有胡祆祠。景龍年間，波斯胡寺從醴泉坊（B）遷至此地。<sup>〔三〕</sup>也就是說，布政坊位於猥雜繁華的街西西市附近，是富有異國情趣且廣斂天下財富之地，同時又與國都巨大的官府街相接。以此地作為小說的地理背景，說明男主人公已進入世界大都市的繁華地域，並為男主人公日後墮落到西街下層社會埋下了

表1 故事的情節與長安街道

① 構成		舞臺設置		地區特徵②	
出發進京	舞臺	主人公(男)、女主人公(李娃)的行動	舞臺設置	江南要衢	西市的東北繁華的商業街開市、遊廊
1 投宿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在侍者陪同下乘車而行(男) 佇立於巷里深處、結構莊嚴的房屋前的美女(李娃)	整裝，在衆多賓從擁護下再訪(男) 在賓客室裏，用華麗的茶器、酒器接待(李娃)。借口犯夜禁而留宿(男)③ 在轉移到西堂(寢室)，在煥然一新的藤椅、被褥傍邊擺放着美味的食品 移居李娃宅，攜倡優連日狎戲遊宴，資產蕩盡，賣了駿馬，又賣掉了家僮(男)	官僚居住區	大商業區，庶民街
2 邂逅	街西布政坊 街東東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向竹林神橋求(男、李娃) 戟門寬大的邸宅，幽雅的庭院，以珍貴的茶菓接待，乘大宛馬的使者到來 尋找失蹤的李娃，因犯夜禁而不得(男)④ 鞭策蹇馬往來(男)	絕食三日，病重垂死狀態(男) 被扔到凶肆的男妓救，病癒，參加葬儀 被二萬錢重金買到東市凶肆(男) 葬儀用品展覽會，哀歌競賽最激烈時，與觀客之一的父親相遇(男)	皇帝御街、與行政鄰接	風景地區
3 別離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裸體遭父親鞭打，垂死狀態(男) 肢體腫爛，寢於糞壤中，沿街乞行(男)	沿街乞討中，倒在李娃宅前(男) 沿用繡繡裹起男(李娃) 在坊內北隅新居受到李娃照顧，重新開始為科舉考試學習，明經科、制科及第，步入政府高官行列(男)	官僚住宅區	當時屈指可數的大城市
4 墮落 I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作爲成都府參軍赴任(男)。後子孫親屬中高官輩出(男、李娃)			
5 墮落 II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6 天門街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7 中央天門街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8 墮落 I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9 墮落 II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10 會救同居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結婚	街西布政坊 街東平政坊 街西東坊 街東東坊				

注(1) 表中①(1—10)是按舞臺順序展開的，與圖2《唐長安城和〈李娃傳〉的舞臺》中的斜線圖中的數字相對應。

(2) ②中各地區的特點，參照本文及注(三)中拙稿。

(3) ③、④中犯夜禁是坊外禁止夜間外出的命令，是維護長安城內時間秩序的法律。犯夜禁在故事中出现二處，即男主人公和李娃同居的契機場面③，被李娃及鴿母欺騙拋棄的場面④。參照戴望舒讀《李娃傳》(本文注(九))。

(4) (一)內的坊市，文中沒有直接記載，其多是表示從男主人公的行蹤中可以推斷出來的場所。

(5) 在從出發到結婚整個故事情節的關係方面，參照圖3《李娃傳》故事的結構。

伏筆。

然後，男主人公信遊街東，在平康坊(H)的鳴珂曲與李娃相遇。李娃的住宅位於鳴珂曲一隅，「門庭甚廣，室宇嚴邃」(中華書局本《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李娃傳》)。下引均用中華書局本，門內為蕭牆，有用於接客的「甚為華麗」的遲賓館，還有帶寢室的西堂。招待用的茶具、酒器及西堂的帷幕、簾、榻、化妝臺，還有夜具、燭臺下的美味佳肴等，都顯示出李宅的大都市氣息。而「妖姿窈窕、絕代佳人」的李娃就在這一背景下出場。男主人公從街西布政坊移至街東，意味着故事轉向華麗的市中心鬧市區，而集中體現當地地方情趣的妓女李娃的出場，預示着故事的真正開始(邂逅)。

故事轉移到街東，男主人公的舉止行為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參見表1)。但當金錢全部耗盡之後，被拋棄了的男主人公也就從街東社會消失(別離)，一下子墮入街西下層社會中(墮落I)。他在凶肆同伴照料下，逃脫了死亡的威脅，投入西市混雜而又充滿生氣的生活。他一邊做葬儀的幫手，一



邊暗習挽歌，幼時培養成的教養和才能使他終於成爲京城第一的挽歌歌手。

以東市凶肆挖走男主人公爲契機，故事轉入天門街挽歌大賽的轉折期（天門街），到此故事折回後半部分。男主人公在曲江池附近慘遭父親鞭打，終於淪落爲乞丐，比前次境遇更慘（墮落Ⅱ）。後來再遇李娃（再會），科舉及第成爲街東官僚社會的一員，最終跳出苦海，實現了初衷（救濟）。邂逅和救濟雖都安排在街東，但邂逅時男主人公的身份和裝束都和街東的繁華及環境相符。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救濟時的場面，男主人公渾身糞土，肢體膿爛，沿街乞討。而此時的背景同樣是繁華的東市和高牆林立的官僚邸宅街，強烈反襯出男主人公處境之悲慘。當墮入城市最下層的男主人公飢寒交迫地拖着膿爛的軀體，被奔來的李娃用繡襦裹起時，波瀾起伏的長篇小說進入尾聲。（三）

以上可見，故事的起點、轉折都有長安真實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稱出現，使故事增強了現實感。另外，唐代後期長安城市空間職能的分化，使特定的地名富有特定的含義，坊是故事中的一個舞臺，坊名交替變化，與故事情節的變化相對應。舞臺坊的設定與在此登場人物的舉止行爲、語言、房屋、家具、日常用品、服裝等的設定緊密相聯。

小說中長安街道名稱頻繁出現，爲故事的展開作好了鋪墊，這種小說結構與當時長安街頭談唱藝人演唱的故事有密切關係。衆所周知，《李娃傳》是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八〇七）進士及第的白行簡根據民間傳說《一枝花》改寫的，是一篇一夜講不完的長篇故事。《三》改寫的時間諸說不一，一般認爲是在九世紀初。《三》就是說，《李娃傳》是一部九世紀初以長安街頭藝人說唱的長篇故事爲基礎，經過

### 官僚文人壓縮編成的文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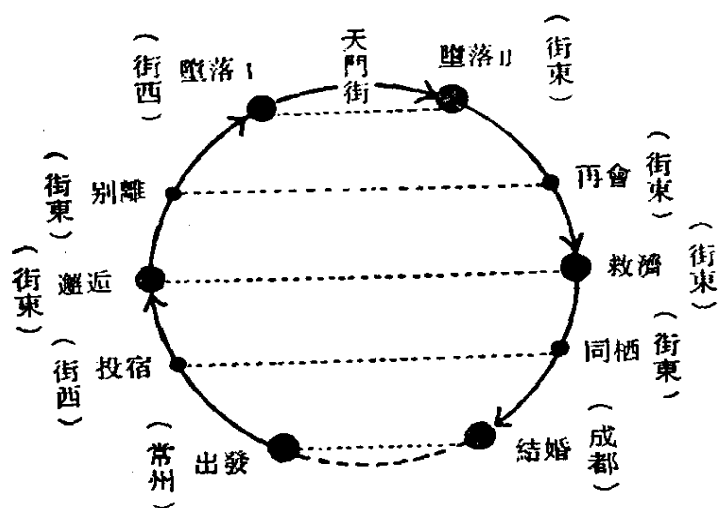
官僚文人爲了宣揚李娃的烈女、賢妻形象，賦予作品以儒教式的道德觀。在《李娃傳》的最後，故事以這樣的結局結尾：「（李）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脩，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皆歿，侍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劍南西川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被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可見，小說的主角是李娃，主題是宣揚她的倫理行爲。這或許是《李娃傳》的寫作目的吧。

《李娃傳》的開頭和結尾都反覆強調，李娃雖是妓女，却保留着古今罕見的節操。由於李娃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援助，男主人公才得以成功地進入官僚社會。但是，由於作者的價值觀、故事內容的極度壓縮、帶有歌詞的口語文章化技巧的運用，小說的內容已不同於街頭藝人的演唱，故事的原型被保留下來，故事的側重點自然有很多不同之處。

尤其是故事的主角到底是誰？從上邊小說的簡介中可以看出，故事的主角與其說是富有節操的、值得稱頌的妓女李娃，倒不如說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經歷了長安街頭不同的社會階層，作爲官僚的後人希望通過科舉飛黃騰達，一時墮落成沿街乞討的乞丐，最終被一女性所救。

最近，橋本堯氏指出：《李娃傳》屬於貴種流離譚的一種，這種故事有一定的民衆基礎，主人公出發↓與女主人公邂逅相遇↓主人公的墮落↓女主人公的救助↓結婚：從整個情節看，屬於少女以純愛

圖3 《李娃傳》故事的結構



\*本圖將《李娃傳》的內容與“貴種流離譚”及“異鄉訪問譚”型說話本的構成相比較，將其故事的主要結構用圖型表達出來。參照文中的內容概要及表1《故事的情節與長安街道》。

解救放蕩者一類。〔三〕另外，《李娃傳》的另一個特徵是主人公流浪異鄉，經過種種磨煉。不同的經歷前後呼應，前後情節却又各不相同，是一種異鄉訪問譚。〔四〕如下圖所示，主人公的出發和結婚呼應，邂逅和救援呼應，中間隔着天門街競歌大賽，分為兩次墮落，構成故事的前後兩部分，後半部分與前半部分按相反的順序推進，直至達到至全至福，為男主人公放蕩的生活劃了個圓圈。

天門街大賽前後主人公的兩次墮落，在結構上具有嚴密的對應性。作者把故事發生的場所從街西移到街東，把導致主人公墮落的契機從李娃之母、姨轉移到主人公之父親，把拋棄垂死主人公者從街西布政坊旅店轉移到街東凶肆同伴及過去的同黨，把擺脫困境後主人公的身份描繪成從京都第一的街西凶肆挽歌歌手到街東邸宅街的乞丐，而他的挽救者也從西市凶肆轉到李娃。這其中的每一個變化，都使主人公的墮落程度更加深刻化，而李娃的最終救援則顯得更加富有戲劇性。天門街場面的存在是故事情節的轉折點，天門街挽歌大賽是小說的結構性過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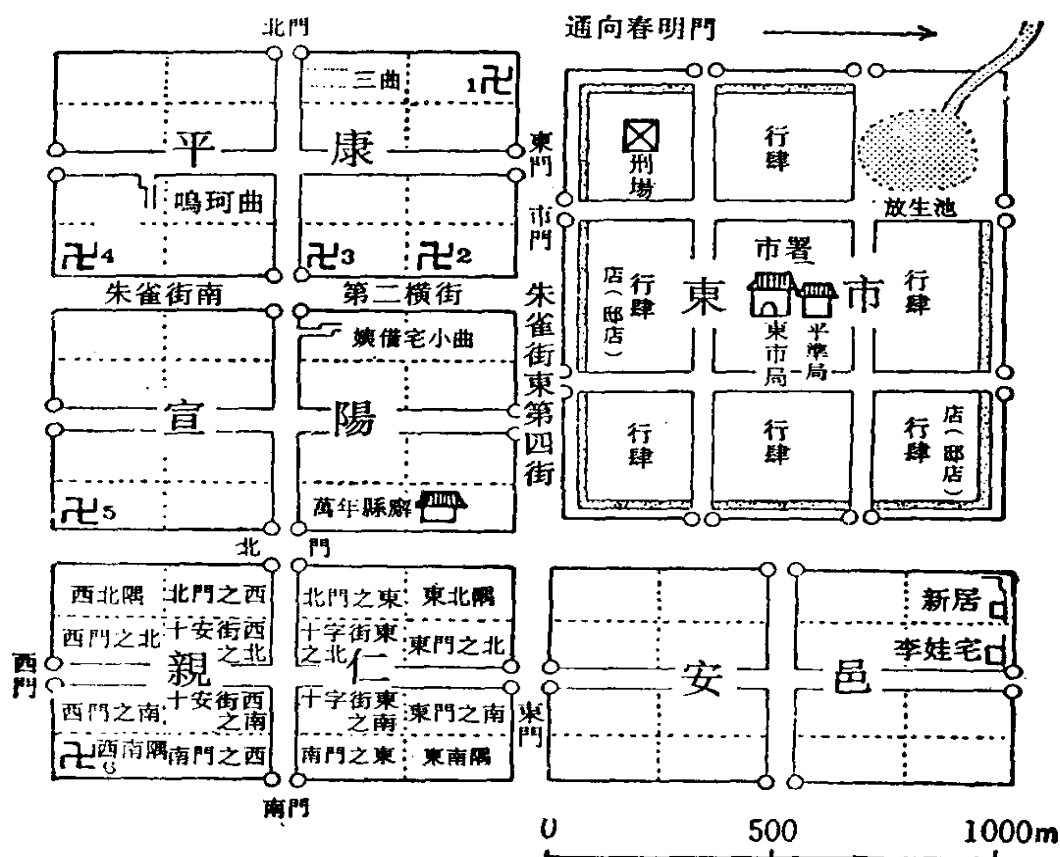
故事情節之所以能够展開，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當時長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義。故事隨着主人公在長安不同街衢的出現而展開。因此，解剖長安的街景，可以反過來得知特定時代、特定地區對故事本身的構成方法上所體現出的不同或特點，並且可以為我們了解九世紀初的長安社會提供線索。所以，下面我們結合小說的情節，重點分析一下街東、街西和天門街的地區特點。

## 二

先分析街東。街東如圖4所示，以東市及其周圍的諸坊為主要舞臺。男主人公從街西的布政坊來到長安的富地東市，出了東市市門，橫穿大街，策馬驅入圖4左上角的平康坊東門。平康坊在唐後期，成了由民間經營的著名遊樂場，位於坊內北門以東的三曲（北曲、中曲、南曲）即相當於此地。（二七）平康坊和北面的崇仁坊之間，有一條連接春明門和金光門的幹線道路。崇仁坊是進京參加選調和科

圖4 街東的主要舞臺

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



- 河渠
- 坊門、市門
- 店(邸店)
- 寺觀

1陽化寺 2嘉猷觀 3菩提寺 4萬安觀 5淨域寺 6咸宜女冠觀

注(1) 本圖參照《李娃傳》

正文、宋敏求《長安志》卷八、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的記載及宋呂大防的記載及宋呂大防《長安城圖》、戴望舒《讀〈李娃傳〉》(本文注(九))所收《平康里宣陽里圖》、日野開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注(一))所收《坊內四門制坊圖》、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注(三))所收《兩京新記》、《長安志》記錄坊內方位的圖解、段浩然《北里志》中的「三曲」(《西

北大學學報1981—2所收《平康坊圖》等製作而成。

(2) 寺觀、官府祇記入了能判明的坊內十六區畫內所在位置(坊內十六區畫見圖中親仁坊)。宣陽坊的奉慈寺、植鹽院、親仁坊的回元觀(南街)、安邑坊的元法寺(十字街之北)、太真觀沒有記入。另外，平康坊的陽化寺在《長安志》卷八中出現在「十字街之北」，在呂大防的《長安城圖》出現在坊內東北，此處接呂大防圖記入。

(3) 此圖在長安城整體中的位置，參照圖2《唐長安城及《李娃傳》的舞臺》。

舉考試者住宿的集中地，「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與之比」(《長安志》卷八《崇仁坊》)，是城內一流繁華坊。三曲與崇仁坊有一街之隔，以三曲為中心，將東市和崇仁坊連成一片，這一帶便成為長安城的繁華區，唐代後期，這裏曾盛極一時。(二〇)

另外，菩提寺是官人和科舉考生與三曲的妓女暫短的行樂之處，它位於平康坊南街的南門以東(《北里志·海論三曲中事》)，平康坊尤以妓女聚居、都市遊人及新進士經常光顧的「風流藪澤」而出名(《開元天寶遺事》卷上《天寶》上風流藪澤條)。另一方面，大中年間(八四七——八六〇)以前，北里三曲治安很差，常有殺人事件發生。(二一)

三曲以外，位於坊南的鳴珂曲也是妓女的安身之處，特別因有美女佇立街頭而廣為人知。《劇談錄》中有一個與《李娃傳》主人公經歷相似的故事，講勝業坊富人在鳴珂曲迷上美妓，最終淪為一無所有的窮漢。故事云：

(勝業坊)王氏潤澤之資，幾侔猗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中略)一旦，與賓朋驟過

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中略）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恪。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潤澤的財產厚比富豪猗頓（戰國時代魯國大商人）的王氏，終日駕車馬往復于鳴珂曲妓女之處，不到數年，一貧如洗。而李娃的熟客都是長安的貴戚、豪族階層，其中與之同棲的男主人公，一年就花光了二年的盤纏和財產，兩者的情節很相符合。可見，鳴珂曲的妓女比北里三曲的歌妓更爲高級，她們以官人和富豪等少數顧客爲服務對象。（三）

長安的坊大致都像圖4親仁坊所標記的那樣，連結坊門通向坊內的十字大街，而十字街被橫巷分成十六個區畫。（三）天寶以後，坊內人口漸稠，小路曲巷更加發達，曲漸漸成了地區的名稱。例如，根據地區的特點有所謂靖恭坊（丁）、甄曲、勝業坊（丁）、古寺曲等。（三）鳴珂曲是貴人居住區的美稱，也是這樣的小路曲巷之一。男主人公從東市橫穿縱貫長安南北的朱雀街街東第四街，又穿過平康坊的東門，步入長安最具誘惑力而又最危險的地區。接着，過了十字街，男主人公出現在通往坊內深處鳴珂曲的小巷中。當時的聽衆也逐漸被引入故事的世界。

當身無分文的男主人公由于李娃的鴿母和姨娘的策畫，突然從街東社會被驅逐出來時，作品充分利用了長安城市地理空間和時間性，使場面更富有時代感。（三）却說二人共棲一年有餘，李娃尚無身孕，想去參拜靈驗的授子神竹林神。男主人公準備好牢醴之具，雙雙趕赴祠宇祈禱，於此悶居二宿。

當時，竹林神的靈驗廣爲人知。長慶三年六月，持續乾旱，京兆尹韓愈寫了乞雨祭文，題目就是《竹林神祭文》（《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三）。〔三〕當時的長安，竹林神因爲對許多事情都靈驗，逐漸成爲官民共同的信仰。〔四〕在參拜竹林神的歸途中，主人公的悲喜劇發生了。當二人在李娃姨媽住宅小憩時，騎大宛馬的使者飛身來報，李娃之母病篤。李娃即刻返回家中，男主人公則被留下考慮葬禮事宜，等候來人迎接。夜幕降臨，仍不見迎者。男主人公在姨媽的勸誘下，獨身返回平康坊。但李娃宅門上鎖鑰橫掛，且施有封泥。男主人公吃驚之餘，一問方知這是李娃租借的邸宅，因契約期滿，房主收回房屋，李娃之母在男主人公參拜竹林神之日，移居他地，去向不明。男主人公欲去宣陽坊姨媽家詢問，無奈天色已晚，外出又觸犯坊外通行禁止令（犯夜），未得出坊。〔五〕男主人公祇好身披僅有的衣着，吃罷晚飯，在坊內一所不管伙食、祇收炭火費的小客棧裏度過了難眠的一夜。翌日黎明，男主人公策馬來到宣陽坊姨媽處，叩門後片刻，一宦者出現，稱此處是崔尚書之家，昨日有人說爲接待堂兄弟用，借一間房屋，祇用一日，日未落時即已歸還。此時，男主人公已身無分文，精神恍惚，無奈中不得不又回到了原來住過的布政坊旅店。

姨娘租的邸宅位於宣陽坊北門東一百步（約一百五十米）的小曲中，通過面對小曲的車門，可以窺見院內佔地甚廣，有三品以上高官才能擁有的陳列儀仗武器的戟門，〔六〕宅內庭園裏竹木茂盛，亭臺、山池、高閣錯落相間。另外，有關這裏的珍奇茶菓以及名貴大宛馬的描寫，都表明該處是富奢的高官邸宅。本來，宣陽坊原是天寶時中書令楊國忠及虢國、韓國、秦國夫人等楊氏家族的宅邸區。〔七〕八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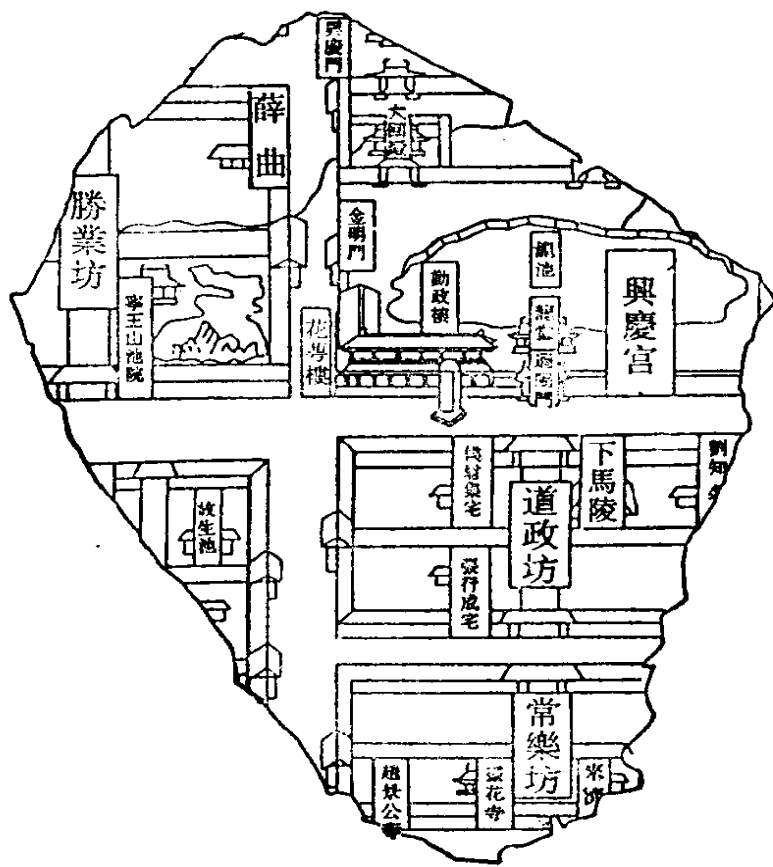
中期至九世紀，京兆尹李齊物、司徒薛平、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將作監韋文恪等高官住宅也都在此，〔三〕這裏形成了街東官僚街的一角。《李娃傳》中稱宣陽坊的住宅屬崔尚書所有，是符合情理的。

隨着城市人口的增長，城內人口日趨稠密，人們開始憧憬失去了的美麗的大自然。衆所周知，唐代時，模倣自然景觀而建起的個人庭園已相當普及。〔三〕長安城內，特別是八世紀以後，沿街西水渠諸坊建築了許多街東官人的別墅和庭園。〔三〕在街東，也有從通化門外引來渠水，在勝業坊建造的玄宗之兄寧王憲的山池院〔三〕（參照下圖5），它與崇仁坊（H<sub>4</sub>）西南隅的中宗長寧公主的山池別院，二者都是有名的大庭園。〔三〕永寧坊也引水渠之水，通池塘，配巨石，建有中宗時右豹衛大將軍、贈益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的邸宅，〔三〕還有玄宗永穆公主的池觀等。〔三〕山亭則散見於街東各處的庭園中。〔三〕如圖5所示，池中造有假山，身居京城，也能體味到深山幽谷的情趣。姨媽所借的宣陽坊崔尚書住宅的庭院，就是在長安盛行的庭園建築背景中建成的。

同樣，淪為乞丐的男主人公與李娃再次相遇的東市南的安邑坊（I<sub>7</sub>），是唐代中期以後聯接樂遊原高臺的一個僻靜的住宅街，在這裏突出地描繪出迷茫失落的男主人公的形象。另外，主人公與李娃的新居位於坊內東北隅的僻靜地區，這裏適合於男主人公再次參加科舉考試的準備。

街東中北部是官僚居住的官僚街，街東南部則點綴着慈恩寺（H<sub>11</sub>）、樂遊苑（I<sub>9</sub>）、杏園（H<sub>12</sub>）、曲江池（I<sub>13</sub>）、芙蓉園（I<sub>13</sub>）等形成名勝風景區。〔三〕男主人公遭到父親鞭打幾乎致死的「曲江之西、杏園之東」，

圖5 唐代長安城內池館臺榭式庭園(勝業坊、寧王山池院)



(1)

出自呂大防《長安城圖》(平岡武夫編《長安和洛陽(地圖)》所收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五六年)。

現在在陝西省博物館(碑林)第四室中,有一塊稱「唐興慶宮闕殘石」的碑石斷片,現存大小是以圖中「興慶宮」部分為主的約78×66cm的四方形。

(2) 此圖中可以看出從寧王山池院引出的水渠，及其穿過的池、假山、石組、臺榭等，可以窺見長安城內官人庭園的景觀。另外，在元代賂天驤的《類編長安志》卷三《苑園池臺》中，記載了寧王山池院的情況如下：「九曲池：在興慶池西。唐寧王山池院，引興慶池水西流，疏鑿屈曲連環，爲九曲池。築土爲基，疊石爲山，上植松柏，有落猿巖、栖龍岫、奇石異木、珍禽怪獸畢有。又有鶴洲、全清、殿宇相連。前列二亭，左滄浪、右臨漪，王與官人賓客宴飲，弋釣其中。」

就是街東風景區的中心地區。曲江池附近，「南即紫雲樓、芙蓉園，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杜荀鶴《松窗雜記》），從曲江池到杏園、慈恩寺一帶是城內屈指可數的風景勝地。水渠從曲江流經通善坊，又從杏園流到晉昌坊（H<sub>1</sub>）的慈恩寺前（黃渠），（三）牡丹、杏花等名花姹紫嫣紅，綠意濃郁，由此才有可能形成豔麗的景觀。修政坊（I<sub>1</sub>）有尚書省和宗正寺的亭子等景點，（四）這裏是長安城內官人及百姓的遊樂之地。

《李娃傳》中之所以特別提出此地是父親鞭打兒子的場所，除了該地是遊樂地，住家稀少之外，還因爲曲江池和杏園在唐末還被當作進士科及第者舉行慶宴的場所。在曲江池爲新科進士舉行盛大歡宴，成爲長安迎春的重要節日活動，參觀者雲集。（五）但是，很有希望科舉及第的男主人公現在却淪爲凶肆歌手，在此地幾乎被打死，從此爲其悲慘的沒落生活劃了個句號。

這樣，《李娃傳》在視覺空間上把唐代後期的長安拉了進來，以當時長安居民所熟悉的街巷作爲故事的舞臺，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感，使故事本身更富有廣度和深度，情節展開得自然而順暢。同時，場所的變化也使故事更容易發展，更能展現出新的內容。對宣陽坊宅邸的具體描寫，以及對鳴珂曲李娃宅

內的陳設和用品、妓女李娃的舉止動作等的詳細描述，可能與住在街東的作者白行簡對長安生活的體驗是分不開的。

再來看看西街。唐代中期以後，在長安街東形成官僚街的同時，在稍低的街西，以西市為中心，人口密集，下級官吏、貧困的科舉落第者、雇用的兵士、各類工商業者、大批流入城市的流動人口及無家可歸者、西域人等生活在這裏，形成了多職業、多人種相混雜的庶民街。七世紀後半期，首都長安的流動人口問題日漸明顯，特別到唐代後半期，衆多流浪者定居街西。這些流浪者中無業者被吸收到不斷發展的西市及其周圍的工商業中，促進了商業、產業的興旺。擁有豐富勞動力人口和城內外巨大消費市場的西市，既是激烈競爭之地，也是充滿活力的商業中心。〔三〕《李娃傳》中的主人公就寄身於這裏的一角。

當時的葬業行（凶肆），除了辦理葬儀外，還經營出租和買賣葬禮使用的靈柩車（輜車）、柩車的引繩（引）及保持柩車均衡的左右引繩（披），出租鐸及柩旁的手持翼、柩車前旗（纛）、柩車的帷帳（總帷）以及隨葬品等。同時也提供驅除墓地惡氣的方相氏和魘頭，還有衆多的專業挽歌手。〔四〕長安凶肆有邦頭（長、師）——耆舊——成員（同黨）組織，分擔挽歌歌手、柩車牽引、掀揭總帷等工作。正像被拋棄的男主人公被凶肆之人相救所表明的那樣，《李娃傳》體現了凶肆人濃厚的江湖同伙意識。開元年間寫成的《兩京新記》卷三豐邑坊條注譯中，記載了聚居在街西延平門豐邑坊（A）、擁有方相、出賃輜車以及其他葬儀用具的經營者們的情況。〔五〕

此坊多假貨方相、〔轎車〕、送喪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門閥，朝廷衣冠皆認以爲近屬。有一人惡其如此，設便折之。先問周隋間房氏知名曰：皆云是從祖從叔。次曰：豐邑公相與公遠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曰：「公是方相姪兒，只可嚇鬼，何爲誑人。」自是大媿，遂無矜誑矣。〔內是根據《長安志》卷一〇《豐邑坊》增補的〕

這段記載也反映了豐邑坊的居民受人鄙視的處境。從上可知，唐初在長安城街西一角，生活着一批以葬業爲生的人。

《太平廣記》（卷二六〇《嗤鄙部·李佐》，出自《獨異志》）中也記載着一段有關唐後期街西西市凶肆的情況，這對於理解長安兩市的凶肆很有意義。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於鬻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酌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

說的是山東名族李佐在安史之亂中與其父親離別，後李佐進士及第，當上京兆少尹，四處尋父，找到了以賣凶器爲生的父親。一日，回到京兆少尹身邊的父親在同兩市凶肆同伙的告別宴會上，在百名挽歌

歌手（薤歌）的大合唱中，重新被吸引回凶肆世界。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唐代後期長安兩市凶肆已擁有至少一百人的挽歌歌手隊伍，凶肆同伙間有着堅實的同伙意識。〔四〕

一九七五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對西市西大街中部進行的發掘調查中，發現了唐後期陶俑和陶俑的頭部，這些陶俑是隨葬用的明器，該地被推斷為凶肆的遺址。〔五〕在天門街舉行的街東街西凶肆挽歌大賽，就是指擁有眾多挽歌歌手的東西兩市的凶肆。〔六〕為適應街西膨脹的平民人口的需要，街西至少有西市和豐邑坊兩處以平民為對象的葬業者聚居地，並進行營業。〔補注一〕所以，被李娃拋棄後的主人公流落到眾多無業者聚居的街西西市，並成為凶肆的一員，得到再生之機，這樣的轉折，是與當時長安的社會現實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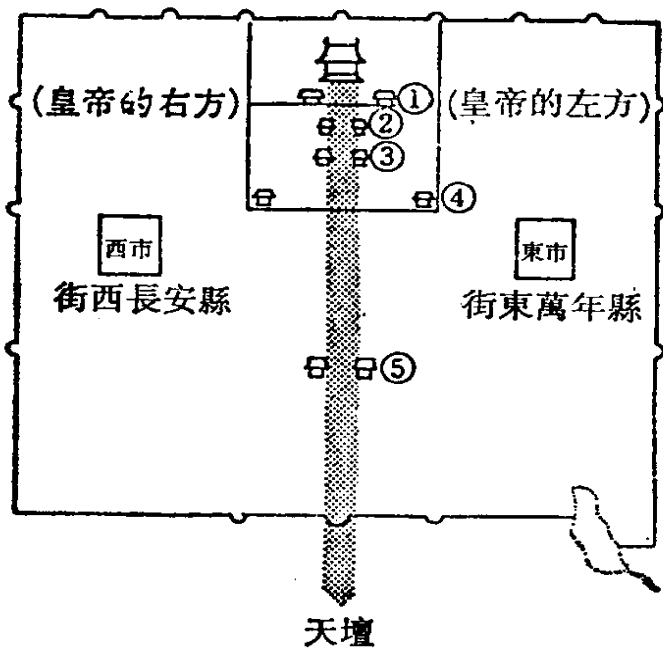
通過以上對《李娃傳》故事情節的分析，可以具體地驗證筆者前面提到的唐代後半期長安地區地域分化的真實情況，並能更進一步地充實其內容。下面再分析一下一直不為人所重視的天門街場面。

### 三

貫穿長安城南北的大街是承天門街和朱雀門街。承天門街從承天門到皇城的朱雀門，朱雀門街從皇城朱雀門至外郭的明德門，兩者南北相連。〔七〕朱雀門俗稱天門街或天街。〔八〕承天門街、朱雀門街（天門街）如前圖2及圖6所示，將長安城分為東西兩部分，以此為界，行政區分為萬年縣（左街、街東）

和長安縣(右街、街西)，諸官府也分列開來，左省(門下省)和右省(中書省)、左衛和右衛、左祖(太廟)和右社(大社)、東市和西市兩兩相對，佛教和道教也在朱雀大街兩側分別建造了大興善寺(左街靖善坊F)和玄都觀(右街崇業坊E)。換言之，以承天門街、朱雀門街(天門街)為軸心，長安的城市結構在行政、經濟、宗教各方面一分為二。這種對稱排列祇是在遇到城內正北太極殿等宮殿羣時才統一於一

圖6 唐初太極殿的位置



太極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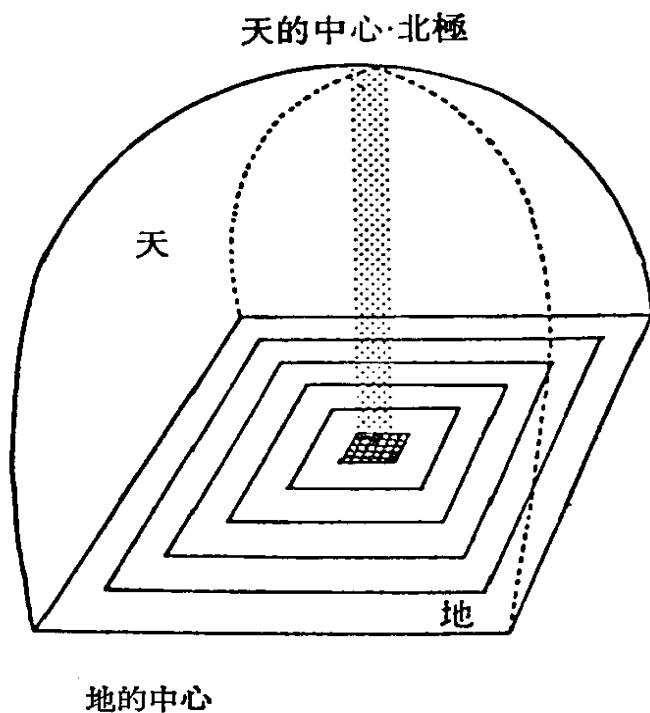


承天門街、朱雀門街(天門街)

- ① 中書省(右省)和門下省(左省);
- ② 中省外省和門下外省
- ③ 右衛和左衛(右衛·左衛、右驍衛·左驍衛、右武衛·左武衛、右威衛·左威衛等)
- ④ 大社(右社)和太廟(左祖)
- ⑤ 玄都觀和大興善寺

體(圖6)。宮殿被認為是天之中心，與北極相對應(圖7)。

圖7 中國國都的空間示意圖



天祇能通過位於地的中心的國都宮殿中的皇帝，向國都四方擴散。以國都為中心的地上空間分割方法有五分割(五服)和九分割(九服)二種。

這種建築景觀是把天地作為中介的皇帝統治自然和人間秩序的觀念在城市規劃中的體現。<sup>〔22〕</sup>也就是說，連接宮殿、將長安城一分為二的承天門街和朱雀門街是象徵皇帝權力的空間。朱雀門街(天門街)被稱為御街，皇帝每年都要沿此南北軸線去城南郊外的襄丘<sup>〔補注二〕</sup>舉行祭天儀式(南郊)。<sup>〔23〕</sup>後來由於大明宮的興建，皇帝的常住宮殿向長安城東北部轉移，這條街的象征性逐漸淡薄，



但正如唐代後期承天門街、朱雀門街仍為通往南郊的御街一樣，<sup>〔三〕</sup>在當時，這條街依然是政治上的分界線和國家儀禮的中心線。如果說連接金光門和春明門的東西橫街是經濟中心街，那麼與其南北交錯的承天門街、朱雀門街則是國家儀禮的主幹街（參照圖2）。

由於唐代後半期長安地域分化，街東官僚街和街西平民街，以朱雀門街（天門街）為界，兩個社會併存。這一點很重要。從《李娃傳》故事構成看，天門街是故事前後過渡的橋梁，為故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臺。（參照前圖2和圖3）天門街在長安城市空間上的中介性與故事的轉折期是相重合的。

要想在天門街尋找能够展覽葬儀用品、舉行挽歌大賽、且能容納長安城數以萬計的觀眾的場所，首先應想到城內街衢中空間最廣的皇城南面一帶的廣場（圖2圈內斜線部分）。據街道考古學調查，這裏是東西長一百五十米、南北寬一百二十米的約達一點八公頃的長方形廣場。<sup>〔三〕</sup>如加上東、西、南側大街，空間更大。這裏又是南北走向的國家儀禮幹線天門街及連接春明門和金光門的東西經濟幹線的交叉點。

《太平廣記》卷二六〇《嗤鄙部·黎幹》（出自《盧氏雜記》）有在朱雀門街（天門街）祈雨，城中巫覡圍着堆積起的土龍起舞，觀眾雲集而觀的記載。<sup>〔三〕</sup>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

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

天門街有時也作為刑場使用，<sup>〔善〕</sup>同時充分利用市中心交通之便利，舉辦一些招攬觀眾的活動。貞元年間（七八五——八〇五）東市京城第一琵琶師曾在天門街設樓，與西市琵琶師登臺進行聲樂比賽。這是一些很有名的史料，<sup>〔善〕</sup>為了便於同《李娃傳》比較，茲將《樂府雜錄》琵琶條（《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九，五〇——五一頁）中的一段介紹如下：

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聞聲樂，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請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為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以定東鄭之勝。

這次東市琵琶師負於西市。此事時間上正好與《李娃傳》一致，也是兩市商人以聲樂決勝負，且都在街上設臺（樓）彈唱。這種狀況與《李娃傳》是相同的。可見，九世紀初期前後，天門街經常有東西兩市為招攬遊客而舉辦的聲樂比賽。

《李娃傳》中描寫挽歌大賽的部分如下：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讀和。累旬，人莫知之。

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翼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上述兩市凶肆的勝負狀況可列表如下(表2，見下頁)：

文中除對兩市凶肆展示物品的優劣加以描寫外，其他如舞臺道具、場地、歌手的風貌、小道具、幫手、歌手的表現以及歌曲的種類、內容、觀衆的反應等都互相對照，加以描寫。寫西市歌手時以動作爲主，寫東市歌手時則着重在華麗的葬儀品襯託下表現其熟練的上乘風度。〔云〕這種明顯的對比，可能是講故事者希望在技術上能較容易分清一人及數人的聲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明確表現出來的兩街社會的不同特點。《樂府雜錄》所描寫的兩街聲樂戰中，街東康崑崙「琵琶最上」，登綵樓，奏新曲（新翻）；街西一少女（一女郎，實爲華嚴寺僧）抱樂器，登一樓臺（一樓）彈唱。這裏也突出強調了街東

表2 天門街競歌對比

主持者 對比點	西市凶肆	東市凶肆
葬儀用具（輓 輦威儀之具）		皆奇麗，殆不敵
舞臺道具	層榻	連榻
場地	南隅	北隅
歌手的風貌	長髯者	烏巾少年
歌手的小道具	撻鐸而進	秉翟而至
幫手	翊衛數人	左右五六人
挽歌	白馬之詞	薤露之章
歌手的表現	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 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 眄左右，旁若無人	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 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 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
觀眾的反應	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 時	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

的豪華，這一點在《李娃傳》中也同樣表現出來。

東市西北的平康坊三曲，聚集着富有當地特色的專業樂工，〔三〕東市曾賣出過價值一百萬錢的胡琴，〔六〕街東靖恭坊〔七〕的妓女家中曾聘請過被稱為絕手的名流樂工，〔五〕前引《樂府雜錄》中，東市雇用的康崑崙是長安城一流的琵琶高手。這些優秀的樂工和樂器與街東官僚社會密不可分，東市凶肆葬儀品的無比精美也離不開街東官僚街住民的需求。而西市凶肆引以為自豪的不是精美的葬儀用具，而是滋生繁衍於街西民衆生活中的挽歌。

天門街的比賽就是以凶肆的勝負為題材，把東市車輦威儀等用具所體現出的街東文化和西市挽歌所象徵的街西文化，通過兩街交界的天門街廣場，展現於兩街居民面前。這裏，勝負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勝方街東凶市歌手的挽歌是主人公從街西西市學來的一樣，大賽的本質是爲了促進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的交流和聯歡，而促成大賽舉辦成功的人物，就是小說的主人公。

曾經經歷過兩街不同社會的主人公在此出現，使當時兩市在天門街的集會賦有更新的含義，帶來了兩市結合的羈絆。通過主人公往來於街西和街東社會，增強了天門街作為兩街社會交流的連接點，既保證了交流，又加強了紐帶作用。爲此，要求主人公要有遊歷長安兩街街衢的經歷，同時還要體驗各種不同階層（科舉考生↓凶肆住民↓乞丐↓高官貴人）的生活。天門街的描寫在《李娃傳》中僅佔整篇的百分之四，但天門街挽歌大賽帶來的主人公的衰敗淪落場面，却成爲當時長安庶民百姓中間流傳最廣的話題，對此他們也有着切膚的真實感。天門街競歌大賽是「劇中之劇」，也是當時街頭藝人說

唱中的最得意之處。

唐中期以後，長安經常有各種形式的民間演技出現。〔三〕在慈恩寺(H<sub>11</sub>)、青龍寺(J<sub>8</sub>)、薦福寺(F<sub>9</sub>)、永壽寺(G<sub>8</sub>)等寺院內或門前，有常設的劇場，〔三〕經常有數千人繞場圍觀，十分熱鬧。〔三〕除有數的幾處劇場外，還可見到在大街上說唱的普通藝人。則天武后時，長安坊市路傍利用臨時架設的舞臺舉辦的祠樂演奏，往往是通宵達旦。〔三〕會昌三年(八四三)，有人上奏，要求禁止在長安坊市街巷演奏樂曲。〔三〕八世紀初，醴泉坊還出現了一種不同於一般藝人的演唱方式，這就是西域人在街衢上擊鼓起舞。〔三〕大曆中(七七六——七七九)，曾發生過父女二人在街頭賣唱乞食，昭國坊(H<sub>1</sub>)的將軍被街上優美的歌聲和曲子迷住，遂娶女為姬的故事。〔三〕

從盛唐期開始，由巡遊藝人將散樂傳至農村，〔三〕同時也可見到周遊諸州、口誦佛教故事的雲遊僧，〔三〕以及蜀地女藝人說唱《昭君變文》的身影。〔三〕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變文與寺院佛教故事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出自大眾藝人繪畫圖解所產生的大眾文藝。〔三〕唐代中期以後，長安城內各寺院盛行俗講，推動了繪畫圖解及故事本身的技術水平更加提高。〔三〕而民間流行的通俗詩及歌謠，經文人精煉的筆觸升華，遂形成了唐代後期的新文學體裁。〔三〕

小說《李娃傳》的故事原型，就是這樣於唐代以後這種大眾藝術的普及滲透過程中形成的。與《李娃傳》同屬一個系統的「日本中世」說經節，就是由遊歷各地、不受人尊重的藝人團伙演唱的，這對我們很有啓發。〔三〕長安街頭可能也存在着這樣一批彈唱藝人集團，他們互相比賽技藝，在寺院內或馬路

傍磨煉演藝技巧，其中的一部分，便結晶為《李娃傳》的原型。從決定主人公命運走向墮落的天門街大賽中，可以窺見唐後半期街頭路巷中的庶民文化走向成熟的源流。

#### 四

最後，結合唐代的其它小說，重新分析一下《李娃傳》的特點。左圖8是根據《太平廣記》史料中的以出場人物（主人公、副角以及與此相當的人物）的身分為基準，探索開元年間以後的長安街道和登場人物的關係而製作的。<sup>〔七〕</sup>

小說多以真實人物的事迹描寫為主，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太平廣記》中出現的街東官僚街中的主人公，多以高官為主（圖中以○符號標記），而街西中的主人公高官很少，商人及下級官員較多（用△標記）。所以，街東東市周圍的官僚街，描寫高級官僚生活的小說多，而以街西西市（B<sub>1</sub>、B<sub>2</sub>）為背景的小說，則離不開西市濃厚的商業氣氛的描寫。另外，由於蒐集成文的作者多為官人，<sup>〔七〕</sup>所以小說中的舞臺多設在與作者生活密切相關的街東官僚街。科舉考生的分布不確定，在街東和街西都有分布（以○符號標記）。他們既可能成為出人頭地的人物，同時現今又非官人，其身份有極大的曖昧性，所以他們不受機能分化的城市空間的束縛。不過屢試不中的落第貧窮進士夫妻的故事，還是多以街西崇賢坊為宜（《太平廣記》卷二八一《獨孤遐叔》，出自《河東記》）。<sup>〔七〕</sup>為了適應空間的移動性和階層的多變性，《李娃傳》中的主人公纔以去長安趕考的考生形象出現。僧侶和道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同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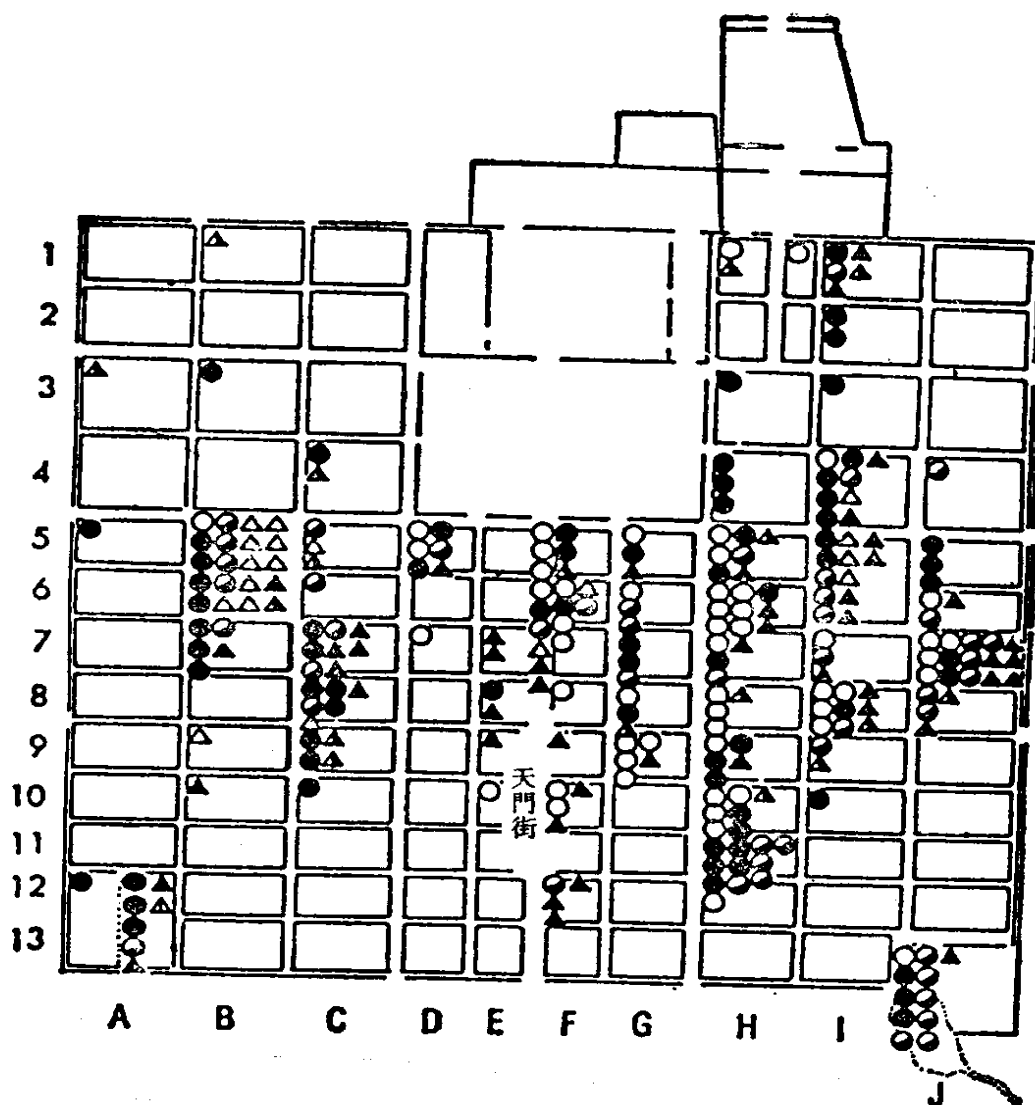


圖8 唐代小說中登場人物的身份和舞臺  
圖例

- 高官(五品以上)
- 官吏(六品以下)
- ◐ 科舉考生(明經、進士, 包括及第的)
- △ 商人
- ▲ 僧侶、道士、仙人、神人占卜者
- ▲ 妖怪、鬼、狂人



注(1) 小說僅限於《太平廣記》中所引史料。

(2) 主人公、副角以及配角的行動若跨數坊，則標明所有坊名。

(3) 官僚的官品不僅包括現職，還包括前任官職。

(4) 不僅是出現坊名的小說，以寺院為舞臺的小說也在圖中加以標示。

基本相同，不過他們多集中於特定的寺觀中（以▲符號標記）。妖怪則神出鬼沒，飄移不定（△符號）。

還有一種異類婚姻譚型小說。這種小說多是說男主人公遇到美女，同居後才發現美女的正體是蛇、狐、鬼、神女等。這些小說中所出現的長安街道如表3所示（見下頁）。

這類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多是科舉考生，或是從地方選調而來的進京者（五例），或是長安遊民（二例），或是長安縣尉（一例）、金吾衛參軍（一例），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可以從時間或空間上自由遊逛京城的人。女主人公在與男主人公邂逅相遇時，或乘黃金螺鈿裝飾的鈿車（表中1號），或乘銀飾白牛牽拉的艷麗的犢車（8）、綵車（5）、駿馬（3）等。有女僮或侍者相隨（1、3、5、7、8），其外表要麼「容色甚佳」（1），要麼「絕代之色」（8），要麼「容色姝麗」（7），「姿容絕麗」（3），要麼「手如白雪」（5），都極具貴婦人風度。

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地點都集中於城內街東，且多在東市、東市周圍（東市小曲內、東市市前、常樂坊等）、街東中部（昇平坊）及北部（大寧坊）、上巳日（陰曆三月初的巳日）的曲江池及城南（安化門外）

表3 與貴婦人相遇及同居之地——長安城中異類婚姻譚的空間

番號	男的狀況身分	女的身分和正體	相遇之地(○) 同居之地(●)	出典
1	進京中的明經考生	貴婦人→神女(?)	東市小曲內(○)	《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豪俠》一《車中女子》，出自《原化記》
2	因選調而赴京的餘干縣尉	美人→商人之妻→妖怪(?)	大寧坊(○)→崇仁坊(●)	同書卷一九六《豪俠》四《賈人妻》，出自《集異記》
3	携病中之母赴京的渭南縣尉	貴婦人→神女	常樂坊(○●)	同書卷三〇六《神》一六《盧佩》，出自《河東記》
4	赴京的(?)河間縣尉	貴婦人→鬼	通化門(○)→資聖寺後曲(●)	同書卷三三四《鬼》一九《河間劉別駕》，出自《廣異記》
5	長安縣尉	貴婦人→鬼	東市前(○)→金光門外(●)	同書卷三三一《鬼》一六《薛矜》，出自《廣異記》
6	遊居長安的華州參軍	貴婦人→鬼	曲江池(○)→永寧坊(○)→金城坊(●)	同書卷三四二《鬼》二七《華州參軍》，出自《乾膺子》
7	遊居長安的貧窮富人	貴婦人→妖怪(狐)	昇平(○)→西市(○)→街西坊(●)	同書卷四五二《狐》六《任氏傳》
8	(a) 因調選進京的鹽鐵使的猶子(姪) (b) 金吾衛參軍	貴婦人→妖怪(蛇)	(a) 東市(○)→莊嚴寺(○) (b) 安化門外(○)→安邑坊奉誠園東(●)	同書卷四五八《蛇》三《李黃》，出自《博異志》

等地。這些地方多為高官富豪居住往來的場所，與美女相遇的機會較多。這令人想起作為科舉考生進京的《李娃傳》男主人公與絕世美女李娃的相遇地點，也同樣是街東東市的平康坊。異類婚姻譚型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同棲之地，雖分布於東西兩街，但與蛇、鬼等美女盡歡、男主人公垂死之時，地點多在美女之家（金光門外，表中6號），或在城內西南隅的莊嚴寺（8），或在被廢棄了的破落的豪門舊址（奉誠園）周圍（8）等。總之，場地僻

異，荒寂無人。相遇之地與同居之地相差懸殊，預示着主人公的悲劇命運。

流浪於街東官僚街頭、等候貴人施舍的乞丐，以及出入西市邸宅的器服車馬均不殊於王侯而且居住於懷遠坊公主等，他們擁有內外奴婢數百人，這就使街道與住民階層的和協關係完全脫節，而變為一種異樣情況，從而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乞丐變成高官（《李娃傳》），或者高官辭官成仙（《太平廣記》卷四二《賀知章》，出自《原化記》），或者公主原本是華嶽神女（同書卷三〇二，出自《廣異記》），以此企圖調和階層和空間上的差異。故事中街巷的變化，就長安居民來說，作為舞臺背景的變化而能加以理解。街名一個接一個的改變，往往加快了故事的節奏感（同書卷三四五《裴通遠》，出自《集異記》）。特別是場地在兩街移動時，常常意味着主角、配角的處境和身份的變化（《李娃傳》等）。

為了增加故事情節的真實感，經常採用真人真名，但這也要與舞臺場地相符，慎重考慮。許多小說都採用特定的空間所醞釀出來的故事有效地展開故事情節。總而言之，唐代後半期長安居住區的機能的分化，使街道各具特徵。在長安城內人的心目中，街道名稱都有一定的意義，這些街坊名被納入小說中去，通過這些各具意義的街名，使長安社會為唐代的小說提供了生動的舞臺。

## 結 尾

《李娃傳》在故事情節中充分利用了長安的街巷，通過《李娃傳》與長安城市結構的分析，可以具體驗證唐代後半期長安的地區結構分化。同時，探討街巷小說《李娃傳》產生的背景，可以窺見九世紀初

長安庶民文化的一斑，並可了解到長安居民生活的街衢的情景。

如果說，充分利用了長安街巷名稱的唐代許多小說、傳奇、說話本等的構成，與長安的城市結構密切相關，那麼其中每個故事都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長安城市社會多樣性和具體再現長安社會每個側面的線索。《李娃傳》即為其中一例。

註：

〔一〕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內藤湖南全集》第一〇卷，筑摩書房，一九六九年），加藤繁《關於宋代都市的發展》（《支那經濟史考證》上，東洋文庫，一九五二年），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一九六八年），日野開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一九六八年），D. Twitchett, "Merchant, 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N. S. 14, Part 1, 1968.

〔二〕石田幹之助《長安之春》（創元社，一九四一年；增訂版：平凡社，一九六七年），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那波利貞《關於唐開元以來到天寶初期時局巨變的考證》（《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一九七四年）。

〔三〕有關唐代長安文化的研究成果，參照拙文《唐代長安城相關論著目錄稿》"A Draft Bibliography of Works Concerning Chang-an City during the T'ang Period", *Tang Studies* 2, 1984, pp. 129—186.

〔四〕見拙文《唐代長安的鬧區》（《史流》二七，一九八六年上刊載）。

〔五〕圖1是在以下拙文基礎上作成的：（一）布目潮風、妹尾《唐代長安的城市形態》（《唐宋時代行政、經濟地圖的製作·研究成果報告書》，大阪大學教養部，一九八一年）。（二）"The Urban Social Structure of Chang'an: 583—904"（這是一九八三年召

開第三十一屆國際亞洲、北非洲人文科學會議時提交的 reading paper, 其要點見 *Proceedings of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okyo, Toho gakkai, 1984, pp. 83—85)。(三)《唐代長安的街西》(《史流》二五, 一九八四年)。(四) *The Urban Systems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D. 583—904, *Historic Cities of Asia*, ed. by M. A. J. M. Beg Malaysia, 1986。(五)前注《唐代長安的闕區》。(六)《唐長安城官人居住地》(預定發表)。圖1祇不過是概念圖, 并没表明細致的狀況, 今後隨着長安研究的進展, 還有改訂的餘地。

〔六〕本文在一九八二年秋第八十次史學會大會(東京大學)上口頭發表的《唐代後半期的長安和城市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原稿基礎上, 加上以後的研究成果改寫而成, 在此謹向當天會議中以及會後給予種種指點的諸位先生表示感謝。

〔七〕在簡化過程中以《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所收《李娃傳》(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學出版, 一九八一年中華書局再版本(為底本, 參照了前野直彬氏翻譯作品《唐代傳奇集》——《李娃的故事》, 平凡社東洋文庫, 一九六三年)以及金文京氏的簡本書《小說〈李娃傳〉的劇化——〈曲江池〉和〈繡襦記〉》、《中國文學報》三二, 一九八〇年)。另外, 最近還出版了 Glen Dudbridge, *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ninth century*, Oxford, Ithaca Press, 1983。依據《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所收的《李娃傳》和《類說》卷二六上《汧國夫人傳》, 進行了史料的校勘, 並將本文譯成英文。其中有詳細的譯注, 對理解本文有幫助。另外, 礪波護先生告訴我 Dudbridge 在這方面的研究文章, 在此深表感謝。

〔八〕原文中祇有「凶肆」。當時在《太平廣記》卷二六〇《李佐》(出自《獨異志》)中指出, 凶肆在東西兩市都存在着。《李娃傳》正文中的東西凶肆也應考慮是東市、西市的凶肆。將瀕死的病人送入的是與布政坊鄰接的西市凶肆。另外, 一九七五年在西市西大街中部的發掘調查中, 出土了被推斷是凶肆的遺址。

〔九〕戴望舒《讀李娃傳》(《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一九五一年)、金文京前注〔七〕《小說〈李娃傳〉的劇化》等。

〔一〇〕九世紀初期的常州屬江南道浙西觀察使管轄(《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 是位於大運河線上的江南代表性城市之一。

常州自唐宋以來一直是「蘇常稔天下足」的穀倉，據推測，唐代常州城的戶數在十萬以上（日野開三郎前注〔二〕《唐代邸店的研究》三二八—三二九頁）。

〔二〕拙文，參照前注〔五〕《唐代長安的街西》。

〔三〕繡襦的「繡」是指五色的絲所刺成的花紋，「襦」是加絮的冬衣上衣，與裳裙一樣，襦裙服裝是唐代上流社會婦女的常服。長安富家之女身著刺繡的繡襦的例子，還可以從《白居易集》卷二（中華書局本）《秦中吟·議婚》中發現：「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原田淑人《唐代的服飾》，東洋文庫，一九七〇年，九七頁）在《李娃傳》中，淪落為乞丐的男主人公在寒風中被暖和的繡襦裹起，使聽眾和讀者為之吸引，繡襦成了女性愛情的比喻，故後世人在將《李娃傳》戲劇化時，將其命名為《繡襦記》。

〔三〕張政烺《一枝花話》（《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〇本，下冊，一九四九年）。

〔四〕推測是在貞元二年（八〇五）和元和十四年（八一九）間。參照了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木耳社，一九七七年，四七五—四七八頁）、近藤春雄《唐代小說研究》（笠間書院，一九七八年，二〇六頁）、卞孝萱《校訂〈李娃傳〉的標題和寫作年代》（《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七九——一九八三——二六六頁）、Dudbridge, op. cit. pp. 18—37等。

〔五〕橋本堯《李娃傳的主題》（《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中國學論集》，小尾博士古稀紀念會事業會編，汲古書院，一九八三年）。

〔六〕本故事結構是由羅馬尼亞民俗學者 Mihai Popa 發現的，大林太良在《異鄉訪問譚的結構》（《口承文藝研究》第二號，一九七九年）中將其用於分析日本的昔話、神話，從中可以得知該論文的梗概。大林太良在該論文中介紹了 Mihai Popa 研究的羅馬尼亞「女士兵」昔話，他這樣闡述道：「這個昔話前半部分與後半部分是同一種關係，即前半部分的幾個問題在後半部分中以相反的順序陸續展開，並且即使對同一題目，後半部分也要否定前半部分或採取對立的形式。」（同上論文，一頁）大林氏認為這種寫法也適用於《故事記》中伊查納吉的黃泉國訪問、神功皇后的新羅遠征、《丹後國風土記》的浦島子、中世的《神道集》所收的甲賀三郎的故事等，並從這些異鄉訪問譚中找出故事共同的要素。另外，韓國的昔話、神話、傳說也被同樣分析過（依田千百子《韓國的異鄉訪問譚的結構》，《口承文藝研究》五，一九八二年）。

〔一七〕在《北里志》開頭部分的《海論三曲中事》中寫道：「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記載了北里三曲在坊內的位置及特徵。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發現——三曲是在坊內十六區劃之一的北門東區內。圖4中所示位置較妥。有人認爲鳴珂曲是三曲中南曲的一條小路，但《李娃傳》中寫的是從平康坊東門進入坊內，在拜訪坊西南友人時途經鳴珂曲，由此推斷，很難認爲它位於坊內北街（北半部）的三曲中，而應是如圖4所示，位於南街偏西的小路上。

〔一八〕拙文，前注〔四〕《唐代長安的鬧區》。

〔一九〕孫棨在《北里志》的最後這樣寫道：「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并記載了兩例實際發生的殺人事件。另參照石田幹之助前注〔三〕《增訂長安之春》一九——二〇頁。

〔二〇〕關於平康坊三曲以外的散倡，參見石田幹之助前注書二一六——二一七頁。在勝業坊（I 4）的古寺曲及靖恭坊（J 7）有一家豪門貴戚經常造訪的名妓。

〔二一〕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場》（《考古》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四〇九——四一〇頁），馬得志《唐代長安與洛陽》（《考古》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六四二頁）。

〔二二〕宿白前注〔三〕論文四一〇頁。

〔二三〕戴望舒前注〔九〕論文四一〇頁。

〔二四〕金文京前注〔七〕論文七八頁。另外除竹林神外，同年還在曲江池祈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三《曲江祭龍文》），獲得成功，同書卷四〇的《賀雨表》中記載了當時降雨的情景。

〔二五〕男主人公與李娃從竹林神處回平康坊（H 5）李娃住宅的情況，在《太平廣記》所收的《李娃傳》中描述道：「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文中的「里北門」從後文中可以看出是指宣陽坊（H 6）的北門。另外，《類說》卷二六上《濟國夫人傳》記載是：「與娃同詣，信宿而返，路出宣陽里。娃曰：

「自此小曲某姨宅也。」從這些文字上可以明確男與李娃是從宣陽坊坊內通過北門折回平康坊方向的。另一方面，前史料中祇寫「里北門」，也可以推測竹林神因是在宣陽坊內，所以省略了坊名。但也不能完全否定竹林神在城南或城東等近郊的可能性。竹林神的確切位置，有待今後考察。

〔三〕 在戴望舒前注〔二〕論文中有詳細描述。

〔七〕 《唐六典》卷四《禮部郎中員外郎》，《唐會要》卷三二《輿服下》載，Dudbridge, op. cit. p. 133.

〔八〕 《舊唐書》卷一〇六《楊國忠傳》。

〔九〕 《長安志》卷八《宣陽坊》。

〔一〇〕 石田幹之助前注〔三〕書一九七——一九九頁，村上嘉寶《唐代貴族的庭園》（《東方學》第十一輯，一九五五年）。

〔一一〕 拙文，前注〔三〕《唐代長安的街西》二——七頁。

〔一二〕 《長安志》卷八《勝業坊》。同書中將寧王山池院的位置安排在東北隅，在圖5呂大防的《長安城圖》中放在東南隅的位置上。另，《舊唐書》卷九五《讓皇帝憲》中云賜宅邸於勝業坊東南角。

〔一三〕 《長安志》卷八《崇仁坊》。

〔一四〕 張說《張燕公集》卷二四《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銘》：「永寧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欹嶺，噴險淙澗，洄潭沈沈，殊聲異狀。而鳥形勝遊衍之處者十四五。」說明永寧坊中也有引水渠之水而形成的大庭院。

〔一五〕 《長安志》卷八《永寧坊》。

〔一六〕 《長安志》卷七——九，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三。

〔一七〕 拙文《唐代的科舉制度和長安的及第儀禮》（《律令制——中國、朝鮮的法和國家》，唐代史研究會編，汲古書院，一九八六年，二五九——六三頁）。



【二六】《長安志》卷八，進昌坊慈恩寺：「選林泉形勝之所，寺成，高宗親幸，佛像幡華，並從宮中所出，太常九部樂送額至寺。寺南臨黃渠，水竹森遶，爲京都之最。」另外，同書卷八《通善坊》中有「杏園、黃渠」字眼，可見該地區有水渠之水，綠色濃郁。

【二七】《長安志》卷八《修正坊》。

【二八】拙文，參見前注【二六】論文。

【二九】拙文，參見前注【二六】《唐代長安的街西》。

【三〇】《唐六典》卷一八司儀令條注，《唐會要》卷三八《喪》等中有官人和庶民送葬的規定。從中可以了解當時葬業者所經營的葬儀用具和業務。另外參照拙文，前注【二八】《唐代長安的鬧區》（上）四六頁。

【三一】《兩京新記》的引文出自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解說》（《中國建築和金石文的研究》（福山敏男著作集6），中央公論美術出版，一九八三年的校勘本）。

【三二】根據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卷二，唐運靈柩仍以車仍挽而不昇及槨房形狀（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五年第四版，初版：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八年）二七〇——二七一頁內容，《李娃傳》中所見唐代的葬業者的經營形態，除了現在是擡靈柩車，唐代則是拉以外，與今天相比沒有什麼變化。另關於清代葬式中的人夫及吹鼓手的情況，參見中村治兵衛《清代城市中轎夫人夫的鬭爭——關於喪葬禮和扛夫、吹打手》（《中央大學亞洲史研究》第一號，一九七七年）。

【三三】宿白前注【三二】論文，四一七——四一八頁。

【三四】徐松在《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豐邑坊條的按語中指出，《李娃傳》中的西凶肆在豐邑坊。

【三五】《長安志》卷七《唐皇城》及《唐京城》。

【三六】天門街是指朱雀門街，這可以從《太平廣記》卷一五六《定數部·崔潔》（出自《逸史》）、同書卷三三四《鬼部·岐州刺史》（出自《廣異記》）、同書卷三四五《鬼部·裴通遠》（出自《集異記》）等中得到證明。另外，其略稱爲天街，也可以從同書卷四九《神仙部·溫京兆》（出自《三水小牘》）、同書卷一五六《定數部·賈島》（出自《摭言》）等中找到。另見 Dudbridge, op. cit., p. 192。

【四九】參照《大唐開元禮》卷一《序例上》擇日以下的敘述。

【五〇】《大唐開元禮》卷四——九，《通典》卷四三《郊天》下，同書卷一〇九〇金子修一《中國——郊祀、宗廟、明堂及封禪》（《東南亞日本古代史講座》9，東南亞的儀禮和國家，學生社，一九八二年），Howard J. Wechst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Yale U. P. 1985, pp. 107—22。

【五一】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的一個考察》（《史學雜誌》八七——二，一九七八年），《關於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史學雜誌》八八——一〇，一九七九年）。

【五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一九六三年二期，五九九——六〇一頁）。

【五三】關於這段話，參見中村治兵衛《唐代的巫》（《史淵》一〇五、一〇六，一九七一年，六五頁、八二頁），同《宋朝的祈雨》（《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亞洲的教育和社會》，一九七三年，一〇九頁）。

【五四】《舊唐書》卷九天寶十三載三月壬戌條：「御勤政樓大酺。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於樓下，斬之於朱雀街。」

【五五】石田幹之助前注【三】書一一九——一三〇頁，Dudbridge, op. cit. pp. 191—193。

【五六】西市凶肆歌手的唱詞是白馬詞，而東市凶肆代表的歌詞是薤露歌。薤露歌原是王公貴人的葬歌。在晉崔豹《古今注》卷中的音樂部分中有如下記載：「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另見 Dudbridge, op. cit. 149, 151。

【五七】《北里志·海論三曲中事》：「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有數妓，多蓄衣服器用，餽賁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緩，繼燭即倍之。」

【五八】《太平廣記》卷一七九《貢舉部·陳子昂》（出自《獨異志》）：「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

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釐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

〔五九〕《西陽雜俎》前集二二《語資》：「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中略）太僕卿周皓與往還，競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

〔六〇〕任半塘《唐戲弄》上册、下册，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六一〕《南部新書》戊中有「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一段文字，這裏祇記述了街東有名的戲場，以此類推，街西也當然會有類似之處。

〔六二〕《獨異志》卷上：「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搏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存，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六三〕《唐語林》卷二《政事》下：「（王尚書）式，初爲京兆少尹。（中略）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攤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願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六四〕《唐會要》卷三四《論樂》：「（會昌）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會，或動音樂，皆被臺府及軍司所由恐動，每有申聞。自今已後，請皆禁斷。』從之。」

〔六五〕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三七、七一——七四頁）。

〔六六〕《樂府雜錄·歌》：「大曆中，有才子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原注：……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響亮，仍有美色，即納爲姬。」

〔六七〕《唐會要》卷三四《雜錄》開元二年十月六日條：「勅：散樂巡村，特宜禁斷。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決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樂人仍遞送本貫入重役。」另見任半塘前注〔六〇〕書上册，一二九——一三〇頁。

〔六八〕入矢義高《關於王梵志》下（《中國文學報》四，一九六五年）。

〔六九〕小川環樹《變文和講史》（《日本中國學會報》六，一九五四年，七五——七六頁）。

〔七〇〕Victor H. Mair, *T'ung-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Cambridge U. P. 1983. pp. 7—9. 關於這一點另見 Mair 著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 and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兩篇，道其中有更詳細的論述。

〔七一〕向達《唐代俗講考》（前注〔六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

〔七二〕張錫厚校輯《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七三〕橋本堯在前注〔二五〕論文中，將《李娃傳》與日本中世說經節（特別是《信德丸》）進行了比較。

〔七四〕《李娃傳》來自民間流傳演唱的故事中，但與其他小說類，如民間傳承、傳說、閑話故事等文人創作的各種作品置於一處，較難直接比較。但《太平廣記》所收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民間流傳的故事，或是根據民間故事改編的，有直接比較的共同基礎。

〔七五〕大澤正昭《唐代後半期的農民諸階層和土地所有——以小說史料為中心》（《東洋史研究》三六——二，一九七七年，五四——五七頁）。

〔七六〕拙文，前注〔三〕論文，二四五——四八頁。

〔補注一〕根據 D2822 號書儀，卷首第十四——十七行的記載，三獻後孝子大哭、再拜。夜間拉柩車的「挽郎」們列隊持嬰鳴鐸而唱，將柩放入轎車後，手持長帛持嬰鳴鐸，唱薤露之歌而葬（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文物》一九八五——七，二三——二四頁。參見池田溫譯并加付記發表在《東方學》七一，一九八六年中的該文章的注〔四七〕）。從這裏也可以了解《李娃傳》中男主人公的職業內容。另，解放後發掘了許多墓葬，且出土了大量隨葬品，隨葬的實際狀況較詳。例如，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在西安市棗園公社曹家堡（唐代長安縣，開遠門西方）發掘了一座墓葬，墓主為平民階層的婦女，據推測可能是富商的眷屬，隨葬品據器型判斷是唐初之物，主要品種有：（一）陶俑八件；（二）陶製的動物十三件（陶馬二件、陶牛三件、陶羊二件、陶猪二件、陶狗二件、陶雞二件）；（三）陶罐四件；（四）金屬器及貨幣（鐵刀一把、鐵剪一把、銅鏡一件、開元通寶錢一枚、金釵一支、金鳳簪一支、金梳背一件、金飾一件）；（五）其他（辟邪用的小石虎一件、小石獅一件，還有可能是墓主化妝用的蚌殼等）（張海雲、廖彩聚、張銘惠著《西安市

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六——二。其中的（一）和（二）主要是凶肆中經營的物品，這種具備葬儀用具的凶肆成為當時長安城內一大產業。

〔補注三〕唐代天壇（寰丘）的位置，《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云：「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在明德門外東二里處，繼承沿用了隋文帝時所造的天壇（《隋書》卷六《禮儀志》）。這個天壇遺址在現在的西安市南郊的陝西師範大學南面，現仍留有四段寰壇的遺址。遺址南面，立有一塊石碑，標明該地區從一九五六年八月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指定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紀念論集》（一九八七年）

宋金文 譯 周蘊石 校

妹尾 達彦（一九五二——） 廣島縣人。一九七七年立命館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一九八三年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一九八七年留學中國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現任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助教授。專攻唐史。